

## 第二回 寡婦避兵拋棄城居投野處 惡奴欺主勾通外賊劫家財

詩曰：

浮漚聚散豈為期，零亂花魂風雨吹。  
繡枕餘香春楚影，檀槽流韻斷腸詞。  
難將白雪留蘇小，誰借黃金鑄牧之？  
我亦多情題恨譜，傾城何必恨蛾眉。

話說楚雲娘在普福寺躲兵，幸得平安躲過，只見泰安來找著了，大家歡歡喜喜，便算計還家。仍叫細珠抱著四歲慧哥進城來。到得城中一看，好不驚恐，只見：

城門燒燬，垛口推平。一堆堆白骨露屍骸，幾處處朱門成瓦礫。三街六巷，不見親戚故舊往來；十室九空，那有雞犬人煙燈火。庭堂倒，圍屏何在？寢房燒，牀榻無存。後園花下見人頭，廚屋灶前堆馬糞。

楚雲娘一路走來，四下觀看，見人家房屋東坍西毀，道傍死屍半掩半露，甚是傷心。到了自家門首，全不認得——大門燒了，直至廳前，廈簷塌了，剩下些破椅折桌，俱是燒去半截。走到儀門裡，上房門外，雖沒燒壞，門窗已盡行拆去；廚房前馬糞滿地。雲娘又驚又慟，正待放聲大哭，卻好作怪，只見一個老媽媽從他五娘紅繡鞋院子裡走出來，蓬頭垢面，身上又無布裙，倒把雲娘唬了一跳，忙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那老媽媽也不答應是誰，先嗚嗚的哭了起來。雲娘上前細看，才認的是銀紐絲的舊人老馬。他一向知南宮吉家富，雖說遭變，未免還有些遺存，故日日來搜尋，不想今日雲娘回家。老馬因叫道：「我的奶奶，你那裡躲來？叫我尋了好幾日，那裡沒尋到！」又看著慧哥道：「這還是過世老爹的積德。人家好兒好女，也不知拆散了多少，恁娘兒們這樣團圓來家，也是你老人家一生行好，沒傷了天理。」說著，就去細珠懷裡接過慧哥來抱。那慧哥饑了半日，哭著要飯吃。一時鍋灶俱無，那裡討米去。老馬去腰裡取出一個火燒餅餛來遞與慧哥，才不哭了。因對雲娘說道：「這還是兵來時我帶的乾糧，沒吃了——這幾日都在人家宅子裡尋剩下的飯吃，才剩了這一個。」

一面說著話，雲娘走的乏了，就叫老馬同在破屋石台基上坐下，問說人家誰亡誰存的信，好不可憐。老馬又說：「我在養濟院裡，親眼見楚大舅被兵殺了。」雲娘聽知，又哭了一場。老馬又說：「還虧大營催的緊，只在城中住紮得三日營，沒大搜尋。這些燒燬的，都是兵去了，城裡土賊放的火，好搶財物。後來又聽得金兵說，破了東京，還要回來在臨清住紮，恐怕這裡也還躲不過。」只這一句話，早嚇得雲娘又面如土色，忙和泰安商議道：「這破宅如何宿得？到不如還往城外買的劉千戶家莊上去，如今全福現住那裡看破草房。且住這一夜，明日再作商議。」泰安道：「娘這也說得是，要去就去。」雲娘因對著老馬說道：「你老人家無兒無女，在城裡也不是久住的，肯看往常，和俺娘兒們做伴也好。」老馬道：「我的奶奶，說的那裡話，受你老人家的恩多哩！我的兩間屋也是燒了，脫不了也是這裡一宿，那裡一宿。我跟你老人家還是舊人，就有甚麼東西帶不了的，我替你帶在身上還放心些。」一行說著，大家走出城來。

那時，日已半西。秋天漸短，及走到莊上，日已落山。全福和他媳婦子聽見雲娘到了，慌忙接進屋裡坐下。雲娘看見三間草屋，偏安著單扇門，當門一條土炕支鍋；倒鎖著兩間，內裡柴草堆滿。細珠在窗外一張，見有許多大包袱，俱藏在草堆裡，亂蓬蓬放著，也不言語。雲娘見天色晚了，又沒燈油，大家忍饑安歇，只落得一條布被。虧了泰定向鄰舍老王家借了半升米，胡亂做些稀粥，雲娘、慧哥各吃了半碗，就睡在炕上。細珠和老馬在炕前打鋪，泰安、全福俱在間壁尋宿。

原來這全福從小做家人就不學好，後來南宮吉死了，見全壽盜財出去了，也就欺心尋事，終日炒鬧，把當舖鄧三家衣裳偷了，被雲娘逐出，在莊上居住。今見雲娘失勢，來此逃荒，就生了不良之心，要乘機劫他的財物，奈雲娘空身，並無包裹，未知身邊有無，不敢動手。他那屋裡包裹，俱是乘著兵亂，先到南宮吉家，把雲娘埋的衣服首飾盡行掘出；又各處地下掘了幾個大坑，只不見金銀，此心不死。這夜和泰安睡在間壁，用話試探，說道：「這武城縣住不得了。當初過世的老頭兒積成個大過活，如今便宜外人去了，撇下這寡婦孤兒，咱們領著東奔西躲，一個盤費也沒了。難道這些家私，地上的沒了，地下的也沒有？你我還立個主意，和這寡婦說個明白，拿出來防身，救他母子性命。他寡發家不知好歹，一時間金兵回來，大家逃命，撇在空宅子裡也是瞎賬。」這泰安是個好人，也就信了。明日，使細珠把這些話和雲娘說了。雲娘欲待不聽，如今這個身子，又無親戚兄弟隨著他們逃躲，就不取出銀子來，也是枉然，知道大亂了回家不回家？次日天明，就泰安、全福跟隨著，和細珠進城來，只留下老馬看守慧哥。

同行到城，已是巳牌時候。全福先尋了一把鋤、一把斧、一個大皮箱，帶在身邊。到了宅中，在上房牀後樓梯下，找那埋的衣服首飾，已被人盡情掘去，剩兩個大坑。雲娘只叫得苦。全福在傍冷笑。又走到玳瑁軒東山洞邊，揭起太湖石，下埋著一個磁壇，上蓋鐵犁一面，內藏著赤煦煦黃烘烘白燦燦好妙東西。雲娘取出，約有一千餘金，因說道：「這些東西還是你參與胡喜講公事的，就便埋在此處，且取出來度命。」喜的全福、泰安手忙足亂，將一半放在匣內，用被包了，盛不盡的，二人解下腰間搭包，裝起停當，先拿了出城去等。雲娘與細珠也到佛堂裡銅佛座下，取出一串胡珠——一百單八顆，是南宮吉得的柳君實家的。這兩項俱是不義之財，只道取出來度日，誰知取出來是報應作禍，此時誰人得知。雲娘將數珠悄悄縫入貼身衣內，慢慢出宅，同細珠尋舊路回莊。及至到了莊上，天色晚了，老馬抱慧哥接進屋去不題。

卻說泰安、全福得了金銀，忙忙奔出城來。全福在路上就和泰安商議道：「這些財帛活該是我們的，你我平分一半，多少留些給這寡婦也就夠了。不然他拿這些東西，敢自家過活不成？遇著那沒良心的，連他母子性命也還不呆，這財帛也是別人的。」泰安聽了，只不答應。又走了一二里，全福就站在路旁小解，樹下歇息。泰安見全福背著被包的匣子住下了，也就不走。只見後面一個人，大踏步趕將來，叫聲：「老全，你走的好快，等等我，同走一步也好。」泰安二人回頭看時，認的是提刑衙門裡弓兵李小溪，大家拱了拱手，說道：「好驚恐，你在那裡躲來？」泰安笑道：「彼此造化，又重相見了。」李小溪見二人走的慌，又背著個匣子，破被包裹著，只疑是城裡搶的物件，因問道：「是甚麼東西？」泰安答道：「空宅子裡還有些破衣破件，捨將來使用。亂后土賊搶了幾次，連人家地皮都捲去了，還有甚好東西！」說著話，走了一里多路。李小溪在西村分路，全福趕上，路過時耳聞了許久話，手裏攔腰一

的去了，這二人才回莊上來。全福推走不動，坐一會才走一會，到了莊上，天已昏黑。

雲娘見二人不到，正在納悶；二人到了，方才放心。全福要將匣子放在間壁，泰定不肯，只得放在牀下，用些破甕破蓆片暫時遮蓋，再作商議。二人腰間的，約有二百餘金，雲娘便不叫他取出，只說：「你們帶的東西，原各人帶著罷，少不得大家同過日子。看過世老爹恩養您一場，只撇下這點骨血，也只在您各人心中罷了。」說著，不覺恹恹淚下。那老馬也來說些好話。是夜晚景，買些燈油，全福媳婦殺雞煮飯，大家吃了一飽。全福自去村裡取了二斤燒酒，把泰定哄個大醉，大家睡去。正是：

費盡機謀百種心，安知天道巧相尋。

東鄰失物西鄰得，江上私船海上沉。

暗室可能辭豔色，道傍誰肯返遺金。

由來鳩脯難充飽，割肉填還苦更深。

卻說全福用燒酒哄醉泰定，約有一更時候，自家扒起來，取了一桿樸刀在手，悄悄去西村訪李小溪說話。那李小溪原是路旁先約就的，知道全福要來，先沽下二斤燒酒，點著燈守他。忽聽狗叫，小溪迎出門來，把全福邀在東邊一間小屋炕上坐下，叫渾家篩起酒來。全福說：「且休吃酒。」就把這楚雲娘取出金銀之事，說了一遍，道：「且是送上門的一股橫財，取之甚易，不可失了機會。」原來，李小溪積年在衙門裡的蠹賊，近因亂後，也和這些土賊俱有首尾，一聞此言，如何不喜？跳起來和全福說道：「這宗財有兩樣取法，有善取，有惡取，只要做得妙才是手段。」全福問道：「怎麼是善取，是惡取？」李小溪道：「若要惡取，如今趁著大亂，沒有王法，傳將咱的十弟兄來，明火持杖，打開門，把楚雲娘、泰定殺了，把細珠賣了，財作眾人平分，你我多得一半。南宮吉原是外住的破落戶起家，沒有甚麼親族，日後說著是大亂，被土賊殺了，不知幾時才有王法，那個來告狀？這是惡取。只是用的人多，也要多分些去。莫若善取更妙：趁著三四更天，黑地裡又無月色，我叫著我的兒子李大漢同你我三人，只用一個火把將草屋燒著，一聲喊起，大家齊說有賊，那泰定是膽小後生，和雲娘一定要跑走逃命；放條路著他走了，後面吆喝著趕殺，只丟兩塊石頭，嚇的他走頭沒命，那個敢回來！咱們卻將那銀子拿來藏下，日後只說有賊劫去，連你還做個好人，下次好相見。我和你三七分，情願讓你一半。你說此計何如？善取其財，還不傷天理，豈不是兩全之美！」全福聽了，喜歡的當不得，因跳起來說道：「好計，好計！今晚有三更了，就該早去，怕天明有人，行走不便。這些東西，連我的幾個衣包，俱寄在你家罷，好搪人的眼目，我也就搬在你這村裡住了。」商量已定，即時叫大兒子李大漢出來——也有三十來歲一條壯漢，專以賭博剪綹為生，也是一路的人——各拿口樸刀，將燒酒篩熱，吃了幾大碗，助膽而行。

來到劉家莊上，先把場圍一垛桿草點起，跳過牆去，燒起後邊屋簷來，全福大叫「有賊」。唬的泰定扒起，百忙裡穿不上褲子，赤著腳叫：「細珠開門，快往外跑！」這幾個婦女，那個是有膽的。雲娘只嚇得亂戰，先抱起慧哥來。泰定、細珠攬著雲娘，往外黑影裡不顧高低，一步一跌，只往無火處亂走。只聽一片聲喊，說：「休叫走了，趕上拿人！」唬得楚雲娘、細珠、老馬各不相顧，俱伏在牆外蒿子地裡。只聽得石塊亂打將來，雲娘抱著慧哥，黑暗地裡那裡藏躲得及，早有一塊磚頭打將來，把慧哥的頭打破，大叫一聲，早沒氣了。雲娘也顧不得孩兒死活，抱著走過莊外河崖林子裡，伏成一堆，用袖子將慧哥口擋的嚴嚴的，那敢放他啼哭。直等到五更時候，莊上狗還亂吠，火也不明了，人也不喊了。

天色漸明，泰定扶著雲娘，不敢回莊，可往那裡去？正在驚慌間，那全福已將金銀和他的包袱細軟之物，俱付與李小溪父子挑去，卻來找尋雲娘。知在河邊林裡，遠遠放聲哭將來，大叫：「天殺我了！」一步一聲，走到雲娘跟前，砸倒在地，大哭道：「連我的包袱衣裳、幾年掙的過活，都被搶去了。」說畢又哭。連泰定也信了。雲娘抱起慧哥一看，額角上已打傷，急用綿花塞好，抱著復回莊來。一間草屋已燒了半間；收拾的房裡乾乾淨淨，只剩下堆亂草。雲娘不覺放聲大哭，老馬勸個不住。「待要尋個無常，又有死人留下的這點孽種，往前日子怎麼樣過！」正說著話，全福媳婦來，哭一會，炒一會，說是帶了銀子來，連累他家窮了，也要搬了，不在這孤莊子上守著幾間破屋，倒像還有銀子一般。一面說著，一面全福就去揭鍋，收拾破盆木杓、粗碗草蓆，做了一擔挑起來，辭了雲娘，和他媳婦竟揚長去了。

雲娘尋思：「今夜就沒處安身，那裡去好？」倒是老馬道：「我想起一條路來，你該去尋他，且住些時，聽聽亂信，再作計較。」正是：榮華趨奉人人有，患難扶持個個無。

此一去有分教：

雲娘再走風塵，歷盡東南西北苦；

□□分開母子，遍嘗兵火雪霜貧。

不知老馬說那裡去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